

說格式「動₁ + 賓 + 動₂ + 賓」

秦禮君

湖南大學日語研究所

兩個動詞可以在後面帶同一個賓語，組成「動₁ + 賓 + 動₂ + 賓」這樣一種結構形式。這種格式比較特殊，但在書面語和口語中出現的頻率並不低。「動₁ + 賓」和「動₂ + 賓」之間的語義關係比較複雜，經常見到的就有並列、先後、選擇、轉折、假設、目的等幾種情況。

一、並列關係。如：

[1] 吃飯時她負責添飯，接碗送碗都是雙手。(盧建中《同林鳥》)

[2] 怎麼罵他損他咒他他也不眨眼。(謹容《獻上一束夜來香》)

這類格式可以顛倒「動₁ + 賓」和「動₂ + 賓」前後兩部分的順序而語義關係不變，因此有時可以是三個(如例[2])或三個以上的動詞帶同一個賓語。凡是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動詞帶同一個賓語放在一起而不違背常理，一般都可以構成這種並列關係。

二、先後關係。「動₁ + 賓」和「動₂ + 賓」的前後順序不能顛倒，先有「動₁ + 賓」，然後纔有「動₂ + 賓」，如：

[3] 招夫養夫，深山裏是有這種習俗的。(賈平凹《天狗》)

三、選擇關係。「動₁ + 賓」和「動₂ + 賓」兩者中間祇能有一個情況存在，如：

[4] 馮繼伍有事沒事老上雙林家串游。(梁世寧《三個女人的遭遇》)

其中又以「有」充當動₁、「沒(無)」充當動₂較為常見，如：有一句沒一句等。

四、轉折關係。「動₂ + 賓」和「動₁ + 賓」意思相反或相抵觸，如：

[5] 她祇是想和娘沒話搭話罷了。(王蒙《活動變人形》)

[6] 這小子論長相沒長相，論家產沒家產，……(霍達《紅塵》)

[7] 要長相沒長相，要身材沒身材，要性格沒性格。(謹容《減去十歲》)

其中又可分為兩種情況，一種是對既成事實的轉折，如例[5]；另一種是對假設情況的轉折，如例[6]、例[7]。後者又以「要」充當動₁、「沒」充當動₂為較常見。

五、假設關係。「動₁ + 賓」表假設條件，「動₂ + 賓」表結果，如：

- [8] 現在可是要時間有時間，要精力有精力……(厲雲《環》)
 [9] 讓和尚說，有啥說啥。(賈平凹《浮躁》)
 [10] 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……(鄭九蟬《巴骨力世家》)

其中又以「要」充當動₁、「有」充當動₂和「有」充當動₁，其他動詞充當動₂兩種格式為常見，如：要錢有錢及有錢出錢等。

六、目的關係。「動₁ + 賓」表示「動₂ + 賓」的手段，而後者則是前者的目的。

- [11] 佟爺心裏明白，自己倚老賣老這兩下子，對眼前的姓張還真沒有甚麼效力。
 (梁世寧《三個女人的遭遇》)
 [12] 利用他們治他們，咱這丟甚麼人了？！(賈平凹《浮躁》)

就整個「動₁ + 賓 + 動₂ + 賓」結構來說，「動₂ + 賓」隨「動₁ + 賓」的出現而出現，由此而構成種種不同的情況。「動₁ + 賓」和「動₂ + 賓」兩個動賓詞組都是向心結構，結構中心在動₁、動₂，賓語作為動₁、動₂涉及的對象，既非結構中心，也非語義中心。可是，當賓語作為被強調的內容時，則可變為語義重心。當動₁或動₂由存在動詞「有(沒)」充當時，賓語往往成為語義重心，而不充當被支配的對象，如例[7]、例[8]。如果賓語是由疑問代詞「甚麼」或有含「甚麼」的詞組充當時，因為不是確指，所以不是語義重心，如例[9]。

兩個動詞作用於同一個賓語，構成「動₁ + 賓 + 動₂ + 賓」這種較為特殊的結構形式，因為賓語的重複使用而顯得較為緊湊，同時又具有一種獨有的音樂節奏感，所以也為人所樂用。有的往往構成四字俗語，如：騎驢找驢、騎馬找馬，嫁雞隨雞、嫁狗隨狗；有的構成比較固定的搭配形式，如「有 + 賓 + 沒(無) + 賓」式、「要 + 賓 + 有(沒) + 賓」式、「有 + 賓 + 動₂ + 賓」式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不僅現代漢語中有這種格式，古代漢語中也有，而且有的作為成語沿用至今，如：倚老賣老、將計就計。通常情況下，兩個不同的動詞都可以後帶相同的賓語構成「動₁ + 賓 + 動₂ + 賓」格式。

具體一點來講，在動₁、動₂、賓三者中間，動₁和動₂必須是能夠單獨充當謂語進行表達、且後可帶賓語的及物動詞。不及物動詞雖能單獨充當謂語卻不能帶賓語，使令動詞可帶賓語卻不能單獨充當謂語，它們都不能充當動₁和動₂。由於動₁和動₂的充當者比較多，相對來說，賓語的構成條件也不是太嚴格。一般以名詞、代詞、數量詞充當賓語為常見，動詞、形容詞充當賓語的情況則少見。